

桑巴地旧忆



94
K250.6
6
7:34

杂巴地旧忆

(辽宁文史资料)

总(第34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编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2年·沈阳

B

957773

本辑主编：赵 杰
官钦科

杂巴地旧忆

Za Ba Di Jiu yi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东煤地质局沈阳印刷厂印刷

字数：23.8万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5

印数：1—4,000

1992年12月第1版

1992年12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邵连凯

版式设计：文 思

封面设计：陈日泉

责任校对：许振学

ISBN 7-205-02457-9/K·281

定价：5.10元

前言

当沈阳城还是荒冢垒垒，沼泽片片的时候，军阀官吏、巨贾大商便在商埠地南市场、北市场等处，大兴土木，开工营建游乐场所，与之配套的饭馆、浴池、妓院、茶社、客栈、烟馆、赌局、钱号也都应运而生。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各路江湖艺人，也都纷纷麇集此地，形成闻名遐迩的杂巴地。

与此同时，军警官吏、达官贵人、流氓无赖、恶棍兵痞，也染指其间，他们嫖娼聚赌、寻欢作乐、敲诈勒索、混吃混喝，使杂巴地成为旧社会的“万花筒”。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解和剖析过去，才会热爱今天，向往明天，为美好的明天去努力奋斗。这就是我们编辑这本专辑的目的。

收入本专辑的 50 篇史料，都是作者亲身经历，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材料，他们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记述了游乐场所的动工兴建、历史沿革、江湖艺人的行规、春典、梨园轶闻，乃至他们的活动方式。也有艺人们的苦难经历。

对危害社会的江湖术士的行骗内幕、欺诈手段，也均有所揭露。涉猎广泛，史料翔实，是旧社会的真实写照。

为便于全面剖析研究，我们还编入了二十年代的地方文献，其中包括《奉天市文化市场调查及文艺活动分布情况》和《二十年

代奉天文艺概况》等资料，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本专辑也是研究艺术史、杂技史、武术史，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由于年代久远，时间仓促，讹传偶见在所难免，敬望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此辑在拟定选题、组稿、编辑过程中，得到宫钦料同志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表示衷心感谢。

目 录

前言	(1)
沈阳的“杂巴地”	刘洪儒 (1)
奉天第一商场兴游园	李雅文 李善玉 (13)
北市场和西北市场	祝 璋 (16)
旧北市场面面观	张 九 (22)
从西门脸到奉天第一商场	西 园 (28)
第一商场兴游园忆游	仰岳岱 (35)
第一商场兴游园	马玉荣 (54)
奉天小河沿	刘凤鸣 (57)
二十年代的小河沿	张 久 (59)
商埠地的游艺活动	熊作兴 (63)
我所见到的江湖行	张子儒 (66)
旧社会沈阳的妓院和妓女	祝 璋 (71)
北市场和西北市场的妓院	李雅文 李善玉 (77)
南市场妓院拾遗	熊作兴 (80)
沈阳市封闭妓馆前后	郑雪白 (86)
沈阳的茶馆	李 桂 (94)
奉天华美福乐班	张子儒 (97)

北市场星星马戏团	彭玉凤 (109)
奉天天华魔术演艺团	白小影 (118)
东北启明魔术团和东北启明音乐社	王宝魁 (122)
沈阳伊斯兰音乐社	谭 威 (128)
三十年代的洪顺戏社	孙连山 (130)
北市场的女相声	姜伯华 (135)
北市场的河南坠子 巩爱云	巩浩然 (142)
沈阳相声大会始末	吴作新 (146)
相声艺术六十年	于春明 (150)
变戏法的大天一	王明楼 (159)
我的鼓曲生涯	李庆溪 (160)
我唱西河大鼓	郝艳芳 (179)
我和二人转	筱兰芝 (186)
西河大鼓张家四姊妹	张香兰 (195)
我在北市场老辛家学评戏	筱菱花 (198)
奉天大石银号	祝 璋 (200)
骰子宝中的“敲托”	李庆溪 (202)
江湖艺人“春典”	金 禾 (203)
王恒泰戏衣庄始末	陈道勃 (217)
北市场王恒泰戏衣庄 陈少伯	王明楼 (223)
复兴客栈和信诚客栈	王明楼 (225)
北市场登瀛泉浴池 李玉祥	冯金城 (227)

奉天第一商场内的回民餐馆	杜宏博 (230)
北市场普云楼饭庄	王明楼 (232)
驰名中外的老边饺子	杜宏博 (234)
阎子臣修中央大戏院	侯胜杰 (237)
我所知道的启新大戏院	李向阳 (240)
我在大观茶园	张 九 (244)
南市场商埠大舞台	熊作兴 (248)
共益舞台的兴建	成宗瑞 (249)
大观茶园和中央大戏院	王文福 (250)
梨园轶闻 (20 则)	筱荷花等 (253)
二十年代奉天文艺概况	孙景悦 (277)

沈阳的“杂巴地”

刘 洪 儒

一、北市场

十七世纪三十年代，沈阳北市场、西北市场还是一片荒原。荆棘丛生、沼池片片。后来，修建了西塔、皇寺（实胜寺）。十八世纪初，又修建了太平寺（俗称锡伯族家庙）、关帝庙、保灵寺（今群众电影院东）、永诚烧锅（今114中学）。有了庙宇、工场，渐渐也有了民房。最早在北市场的西南角上有十间低矮的趴趴房，后来便被人们称为“十间房”。

清代，和平区是一片荒野，只有几座庙宇和几个很小的堡子，随处是坟丘、低洼地、沼泽地、大水坑子、树林子、土岗子。1631年（清·天聪五年），开始修建沈阳城。1634年将沈阳更名为盛京，至1636年沈阳城基本完成。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军入关，占领北京城，于是迁都北京，但沈阳仍尊为留都。古城往西，有两条弯弯曲曲的农村土道：一条是从大西边门，经过喇嘛庄子（今南市场一带）、子母坎（今南两洞桥左右），过彰驿、去广宁（今北镇县）；另一条道是出小西边门，经皇寺、塔湾、老边（今于洪区），去新民县。

“十间房”，就在从小西边门去皇寺的土道旁。据说，最早有位王姓的木匠和马姓的瓦匠，他们从外地搬迁到这里，先是给西塔、皇寺、永诚烧锅做活。后来，他们从附近的窑地（现沈阳纺

织厂南边)，拣来砖头，盖了两间里生外熟的砖房安居下来。他们每天除了给人做工外，还在附近的一片荒地上铲除杂草，填平洼地，造畦池子种菜。嗣后又从外地投奔来几家人家，其中有姓齐的，姓白的，有的是木匠，有的是瓦匠。他们有的当窑工烧砖，有的开豆腐坊，也有的做小生意。到了二十世纪初，这地方已经有三四间砖房，六七间草房，住着十来户人家，成了一个小堡子，堡子里姓王的多些，人们就管它叫王家堡。也因为这里只有十来间房子，就叫它“十间房”了。张作霖为了开通地面、繁华城市，于1921年准许商人与地主劈地平坟，修建妓馆、茶社、剧场。当时修建的北市场的大观茶园（今辽宁青年剧场）便是沈阳市较早的剧场之一。北市场初具规模后，因当时已有南市场，故将方位与之相对的北边市场叫“北市场”。奉天衙门放地号，一些大商人争先恐后领地、租地、建房，开设妓院、商号、饭馆，兴建茶社，麇集五行八作，辐辏商贾游人。到了本世纪三十年代，北市场，西北市场已成为一个热闹的杂巴地。

北市场当时有北市、民生、中原3座百货商场（今北市百货大楼、土杂公司一带）。稍后又修建了8家丝房，即鸿增祥、鸿兴隆、义丰长、天兴元、大兴、大顺永、瑞林祥和瑞福祥。有金店5家，即广顺、爱华、聚宝兴、镒顺和东金华。有大小饭馆120多家，有名的有普云楼（今新味斋）、品香斋、四合盛、会宾楼等。浴池3家，即登瀛泉、天河池（后改为汇海泉，即今大众浴池）、第一泉浴池（今人民电影院对过）。大型理发店4家，照像馆4家，钟表店4家。药店17家，有宝和堂、万芝堂、胡万盛、益寿堂、济人堂等。大客店3家、小客店10家。书曲茶社有“四海升平茶社”、“玉明茶社”等。有三个大剧场，即中央大戏院（今沈阳大戏院）、大观茶园（今辽宁青年剧场）、共益舞台（今北市剧场）。在平康里、宜春里、永宜里等胡同开设了140多家妓院。另外还有大烟馆、当铺、服装店、赌局、花会等。

在保安电影院后边，今劳动饭店附近，当时有个空场，便是西北市场所在。那里有摆地摊的、算命占卦的、点痞子拿猴子的、卖大力丸的、卖狗皮膏药的、卖布头的、卖估衣的、镶牙拔牙的、跑马戏的、摸手相的、卖饴饬的、卖馄饨火烧的、走江湖卖艺的，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在保安电影院（今群众影院）的东北部，有直隶会馆办置的“保灵寺”（俗称“寄骨寺”），一些从关里来的商人、有钱的，死后灵柩一时难以运回，就暂时寄存在这里。保灵寺院内是两排长长对峙的厢房，都是寄放灵柩的，平时关闭。正房是守护人员办公的地方，庭院中间都是卖小吃的小贩。在这里买小吃的尽是拉排子车的、拉人力车的、卖小工的和进城赶集的贫苦农民。

东北沦陷后，日本人将北市场改为“敷岛区”，下设康泰街、厚生街、协和街。治安管辖是当时北市警察派出所。街道设有中心分区，下边管辖厚生东分区、厚生西分区。在北市场还设有专门监管妓院的“水会”，会长刘虎臣，他自己也开设妓院。“九三”胜利后，毙命于“铁血锄奸团”。“水会”中也有日本宪兵及伪满宪兵驻在。

妓院

1918年，张作霖下令开发北市场，商人们在这一带先后创办奉天纺纱厂，建立沈阳北站，开办有英、美商人投资的烟厂。他们为了招徕生意、扩大市场，同时修建了妓馆。平康里是妓女集中的地方，计有三十多家妓馆，每家有十几名妓女。1935年4月24日夜一场大火，将平康里妓院全部烧毁。火灾后刘虎臣等人集体投资，重新修复了平康里。于次年修复后，南北两条街和中间一条街均是妓院，加上宜春里、永宜里的妓院，计有一百四、五十家，妓女总计有一千多名。

据和平区北市场街道办事处编写的《地方志》载，当时的妓

院有：

三顺堂、三升堂、久乐堂、天顺堂、天喜堂、玉春堂、玉宝堂、玉顺堂、玉淑堂、玉美堂、玉泉堂、玉陞堂、永和堂、福德堂、永顺堂、涌泉堂、富发堂、喜顺堂、喜乐堂、同乐堂、巧顺堂、四顺堂、吉乐堂、吉春堂、吉顺堂、同合堂、向春堂、西顺堂、利顺堂、安乐堂、金红堂、金英堂、金昇堂、鸿福堂、金乐堂、福和堂、福春堂、畅乐堂、德福堂、德源堂、金顺堂、长盛堂、林荣堂、和福堂、泉风堂、泉桂堂、重兴堂、桂顺堂、起发堂、悦顺堂、海泉堂、彩云堂、连奉堂、宝山堂、云发堂、联顺堂、双瑞堂、双玉堂、双福堂、双喜堂、新泉堂、德发堂、双宝堂、荣升堂、德荣堂、双春堂、荣喜堂、德春堂、双利堂、翠红堂、德利堂、双顺堂、响铃堂、兴泉堂、双义堂、聚顺堂、兴丰堂、宝兴堂、聚美堂、聚乐堂、宝华堂、鑫荣堂、鸿云堂、鸿盛堂、艳喜堂、永乐堂、宝琴堂、宝巨堂、鑫华堂、欢乐堂等。

此外，还有些暗娼，没有字号。

放款业

当时北市场共有 4 家：

1. 成源放款业，坐落在厚生街 4 段 58 号。
2. 永成号放款业，坐落在康泰街 4 段 66 号。
3. 福源公放款业，坐落在康泰街 4 段 8 号。
4. 德星号放款业，坐落在康泰街 4 段 9 号。

放款业，专门以高利息往外放款。利息多少，由双方议订。根据借款日期的长短、借款数目多少而订。月息三厘、四厘、五厘的不等。借款不仅要取铺保两家，还要写下字据，到期不还及拖

欠利息，由承保家负责偿还。如商号资金匮乏，妓院买姑娘没钱，都需来借。

另一种是放“印子钱”，所谓印子钱，数量少，大加一的利息。如借十元，每天债户向债主交四五角利息，一个月交完。这样，债主一个月可得五元利息。债主每天用手折取钱打印，所以称“印子钱”。借钱人大部份是“自混妓女”，因事由不好，只得借印子钱。

这些放款业，纯属盘剥，它们虽有商号、地点，却没有门面，所以鲜为人知。因为他们不对外经营，均是人托人暗中往来交易。经理人与地方官吏勾结，有财有势，不合法变成了合法。

当铺

当铺是以物做抵押，放高利贷的合法盘剥的商号。北市场共有5家：

1. 天福当，坐落在康泰街4段45号。
2. 福声当，坐落在厚生街4段95号。
3. 正益当，坐落在厚生街3段3号。
4. 德合当，坐落在康泰街4段18号。
5. 公益当（官办），为大兴企业公司所属，坐落在18经路中间。

前4家私人当铺，均以二分五厘生息，12个月满期。公益当是二分生息，10个月满期，价格低些。有些人因有急用，便将私有物资、衣服、器皿、手饰等拿去作抵押借贷。也有的因天灾人祸或生活贫困，将衣服被褥拿去做抵押借贷的。沈阳解放后，均主动停业。

大烟馆

大烟馆设有女招待的，称为“花烟馆”。日伪时期，在现在的北市场土杂商店后院有一座花烟馆，每天招徕许多吸毒者。该烟

馆内设有七八个小屋。屋内有双人床一张，两个绣花枕头。中间摆着大烟盘子、吸毒烟具（烟枪、烟灯、打烟钎子），每天下午营业，到深夜为止。每晚八九点钟为兴旺之时，吸毒者们陆续前来吸毒。花烟馆是老板们为了招徕生意，买了几个年轻女子，陪伴吸毒者。她们大多数有鸦片烟瘾，给人家烧烟时，犯了烟瘾，打哈欠、流眼泪，尤其下雨阴天更为难受，烟客便请她们吸几口，名曰“搬个尖儿”。她们为讨好烟客，便与烟客打情骂俏。烟客除付鸦片烟费外，还得另外付女招待小费。花烟馆的女招待，大多数是没有营业许可的“野妓”，也有被豪门官宦遗弃的姨太太，她们不肯沦为娼妓，只好到花烟馆当女招待。女招待们都有自己的主顾，最后染上鸦片烟瘾，无钱吸毒，便被老板抛弃。

伪满康德五年开始施行十年计划禁毒，所有吸毒者，限量凭证供应。吸毒者，有妓院掌柜的、跑外柜的买卖人。有的最后落魄了披上麻袋片。冬天，流浪到街头，在烤地瓜炉子旁，在一些小饭店放在外边的铁桶炉子旁烤火。天寒地冷，有的冻死成为“路倒”。那时，每逢冬天，从登瀛泉二楼窗镜往西胡同一看，净是“死倒”。每天一早，清道夫用大夹子将死倒一夹，就往车上扔，拉到荒郊野外乱尸岗子找个地方一埋。到夏天清洁夫还往“死倒”身上洒药水。

点痞子的

他们用三根竹竿，支起一幅长五六尺，宽二尺长的白布。布面上画着男女脸形的人头像，在脸上的各部位，如天庭、润堂各点一红痣，上面标写一“贵”字，“地阁”（下唇中央）也点一红痣，上面标写一“富”字。另外脸形的其它部位各点数十黑痣，分别标上“病”字、“车灾”、“火灾”、“犯盗贼”，男头像上标着“克妻”，女头像上标着“克夫”。总之凶多吉少。他们说只要除掉痞子，即可逢凶化吉，借以吓人骗钱。点痞子并不是用药物治疗，

而是用生石灰掺碱面，加上少量镪水，点在痞子上将肉皮烧得发焦，然后落下疤痕。

拉洋片的

拉洋片的俗称“西洋镜”、“西洋景”、“西湖景”。画一个女人看西湖景。画外国人放鸭子，挖金矿，以示时髦，故称“西洋景”。

“西洋景”以风景画、故事画为主。将画好的各种画片放置在特制的木箱内，观众透过凸透镜观看放大的画片。镜框分两层，长约一米左右，高约二米，上下用绳拉动。在木框右边钉有木架，上边放置锣鼓与铙钹、鼓棒。锣锤与铙钹均用红绸子系在一起。卖艺人一拽动红绿绸子，打击成锣鼓点，边打边唱，以便招徕观众：

往里头瞧来往里头观，

西湖美景在里边。

楼台殿阁还不算，

你看末了那一片……

（白）里头有《许仙游湖借伞》，还有《小寡妇上坟》，潘金莲与西门庆勾搭上了，害死了武大郎，武大郎闹鬼儿……

洋片的大木箱有四个窗口，同时可以供四个人在下面观看。窗口有茶碗口大小，内有布帘，窗口安有玻璃框，如果有人看时便摘下布帘。并放着长板凳，供观众坐看。

花会

“花会”是大型赌博场。每逢花会开始，轰动全市，许多赌客围着花会转，“跑封”、“押会”，输赢数目成千上万。其中有男有女，他（她）们求签问卜，做梦观景，以此来预卜未来的胜负。甚至请神弄鬼，其中大多数人为之倾家荡产，有的铤而走险，偷盗抢劫，寻死上吊。

流散艺人

现在群众影院后面一带，有几块撂地摊的书曲场地。均是用长条凳围起一个大约三米见方的场地。靠近一边的里面，放置一桌一椅。艺人坐在小方凳上，进行书曲演唱。有说单口相声的，有说长篇评词的。每表演十分钟，演员手端篋箩向观众打一次钱。

茶社

北市场的茶社分为“清茶社”、“书曲茶社”。清茶社尽是品茗清淡的一些老人。他们边饮茶啜茗，边谈南朝北国，说古论今。日伪统治时期，各个饭店、茶馆都张贴着“闲谈莫论国事”，否则就抓“政治犯”。清茶社内摆方桌、长凳，供品茶者聊天歇腿之用。有时茶炉水达到沸点，嗡嗡作响，更能招徕顾客。

书曲茶社，顾客除了品茶之外，还可听书曲艺人演唱。西北市场有玉明茶社、四海升平茶社。沈阳解放前后，有唱东北大鼓的名演员霍树棠、郑奇珍、刘金茹等。有唱西河大鼓的名家王香桂、李庆溪、郝艳芳、程福浓、程秉权、石文学等人。讲评词的有刘警先、霍少轩、宋桐斌。宋桐斌以讲《水浒传》出名，霍少轩以讲《童林传》出名，刘警先以讲《聊斋》出名。相声演员有白银耳、佟雨田、杨海荃等。

打把式卖艺的

大多数是成年男子，带着十五六岁的男女小孩，舞动大刀片，打场子，招徕游人围观。每练一套拳和刀，便向观众打钱。

振远堂膏药铺

膏药铺屋里柜台上摆着一个大玻璃匣子，里边装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牛。他们以此作商标，叫“双头牛”牌膏药。门口放个木头架子，外边用铁片包着刷上油，也画着双头牛。屋里，下边儿是火盆，上边是膏药锅，旁边是挂在房檐上的一串膏药幌子。药

店的伙计拿着两根竹棍儿搅和着膏药，脖子上还盘着一条大长虫，正在吐芯子，令人不寒而栗，他这招儿最能招引人。

摔跤场

北市场摔跤最出名的叫徐俊卿，北京顺义人，身材魁梧，手脚俐落灵活，并会武艺。伪满初期，日本相扑能手来沈阳比赛，曾被徐俊卿摔倒在地，从此出了名。一些摔跤爱好者纷纷前来拜师请教，徐俊卿收了不少徒弟，在西北市场设立了摔跤场。一场摔三跤后要钱（下地打钱）。演员按份分钱。解放后，摔跤场的技术指导董永山（乳名小成子），是徐俊卿的徒弟。董永山在解放后又招收了蓝树生（乳名大生子）、蓝树铭（乳名二生子）、李国良等。1962年初在老北市商场内摆地摊。1964年又在沈阳曲艺厅内设立摔跤场。同年又迁移到北市场二十六纬路信托商店对门，文化大革命时被红卫兵砸毁。

工夫市

工夫市在奉天纺纱厂（今沈阳纺织厂）东大墙外。大多是破产农民，他们每天天不亮就背着干活工具，来到工夫市自动站排，等候主顾雇用。有的人等几天也没人雇用。因此，他们一见来人雇用，便蜂拥而上，争抢应招，甚至为争不上做临时工而互相斗殴争吵。收入微薄，雇主苛刻，干上三天五日，所得无几。冬天，人们蹲在马路牙子上，冻得瑟瑟发抖，十分凄惨。

饭馆

北市场不挂幌的大饭庄有5家，即公乐饭店、于家馆、泰丰楼、春发祥和松竹梅。设备完善，房间宽阔，单间雅座，每座饭店里都有几个蜚声全市的菜肴。如公乐饭店的烧海参；于家馆的鱼；春发祥的肚子；普云楼的八锅酱肉，肥而不腻；三合盛的包子；顺发园的锅烙；常家馆（今味里香）的烧麦，太白春、润泉